



ル 4
3411
2



信 2175
2

門 4
號 3411
卷 2



仙臺

胡支花

隨鑾紀程卷二

一等編修官兼攝內閣大書記官從五位川田剛撰

八月十三日雨駐

躡仙臺賜酺羣下召見鎮臺

將校九十八人裁判官典獄官十六人縣令松平

正直上賀箋及縣治一覽表先是松方內務卿巡

視東北地方是日還朝行宮余與藤本周三

平井生等衝雨早發循躑躅岡東經宮城野此地

古以胡支花著胡支花又名天竺花觀音菫隨軍

茶邦俗謬稱菽花菽是蒿見陸機艸木疏周煌琉



燕澤碑

球史畧曰。菽枝條纖弱如柳。小葉如榆。亦作品字。九月開花。遍滿紫艷。如扁豆花。蓋亦用俗字耳。過原町。訪燕澤碑。崇六尺。兩洗蘇漆。色類古銅。其文四行。行各七字。筆多省畫。義不可曉。又東過多賀城墟。有古碑焉。其文曰。多賀城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國界三千里。此城神龜元年歲次甲子。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

多賀城碑

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獨修造。按多賀城卽鎮守府。朝獨卽府帥也。是時朝獨之父押勝專政。紛更舊章。官名紀年。盡效唐制。此記里程。亦用唐尺。彼一里當我四町。四十八步。弱。所謂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者。卽今十六里弱。則隣境夷民。猶梗王化。府城修築。之所以不可已也。此碑前於燕澤數百年。而色澤反不及焉。然其文簡樸。其字蒼勁。決非後人之所能捏造。余嘗讀文

祿清談云永祿中宮城郡人掘得古碑尋復埋之其文記四方面程又嘗讀水戶侯光圀荅仙臺侯書有竊聞貴邦宮城古碑頗致破損宜加修理之文則原碑毀壞重刻建之亦未可知也或謂朝獮修城時未置鎮守府故署官衙稱鎮守將軍不稱鎮守府將軍不知太宰府帥稱太宰帥近衛府大將稱近衛大將諸省卿輔亦稱中務卿稱治部大輔何獨容疑於此但朝獮從四位下見正史今日上未知孰是耳兩甚馳車入鹽竈里觀古釜四口

鹽釜

其三皆徑四尺八寸深五寸一徑四尺深四寸問之土人云是大古鹽土翁煮海者海濱一埠老杉環立拾磴百餘級古祠巍然庭列鐵燈籠其一泉三郎所獻亦六百年外物神殿二字左祀武甕槌命右經津主命別殿祀鹽土翁合稱曰鹽竈神社此社不列延喜神名帳然舒明帝時奉幣於陸奧國鹽竈神社醍醐帝時以稻一萬束為祭鹽竈神料事見類聚國史及延喜主稅式則歷朝尊崇可知中興初頒祀典列之國幣中社

以下叙松嶋風景
二十分筆力非此
何考甕江

松嶋

漸入蔗境

社東有洗眸閣。臨千賀浦。陰雲遮目。咫尺不辨。欲命舟探勝。潮候未至。坐披地圖。與古人游記對照。蓋鹽竈以北。浦淑彎環。左曰芳津。曰花田。曰大澤。曰雁山。右曰寺崎。曰大黑崎。曰小黑崎。曰鷹巢浦。曰東宮濱。其斗出處曰餘賀崎。崎外三大島。曰桂華。曰寒澤。曰宮戶。北與大塚濱相對。以障外洋。囊括內海。島嶼百餘。星羅棋布。各有名目。總稱曰松嶋。未刻解纜浦口。柔艣伊軋。蓬底聽雨。水淺藻稠。舟膠於泥。乃舍艣而棹。抵籬島。翠壁數仞。矮松生

倒叙順叙一正
一及奇極快極

白石罅。蓬絃其枝。矯首四顧。天漸霽。潮漸湧。乃舍棹而帆。灣轉浦移。水面曠闊。現出羣嶼。石身松衣。玉立插青。一肥一瘦。爭呈姿色。謙堂先生有句。隋宮佳麗三千箇。箇箇畫來蛾黛。蓋寫真景也。於是召舟子。指點以問。彼翼如遠舉者。非鳳羽島耶。曰然。屹爾骨聳者。非神馬島耶。曰然。右者女御島耶。曰左是也。左者內裡島耶。曰右是也。前者小町島耶。否在後矣。後者攀兒島耶。否在前矣。他曰布袋島。曰蛭子島。曰胃島。鞍島。箕島。都島。往往與所臆記。

假舟子成波濤
以我世之席上
者

陞鐘經種 卷二 四
舛乃舉地圖爭辨舟子笑曰小人目無一丁然少
長於此今髮種種矣朝夕來往不知幾千回公一
喫茶頃閱片紙欲與數十年實歷者較短長不亦
過乎余怛怩無以答停橈御島其大倍於籬島松
蟠巖踞文篠叢生有僧賴賢碑長丈餘三分其長
橫居其一元僧一寧書筆法道美據碑文島舊名
千松 後鳥羽帝時高僧見佛結茆居焉賜以
佛像法器因改稱御島見佛既歿賴賢來繼遺蹟
云見佛事見元亨釋書後數百年雲居通玄等亦

再出舟子妙

瑞巖寺

駐錫四方來塵亡者遺骨塔碣林立頗損風致夫
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此業當
與殺盜同科而佛不罰亦屬缺典快哉袁中郎之
言也余欲大書刻石與賴賢碑並立而舉他累累
者投之海底亦怯舟子笑而止渡小橋右折過瑞
巖寺遇左大臣奉 勅往野蒜港乃入謁焉主
僧北山師歲七十餘為說堂宇廢興此寺舊稱松
島寺台宗慈覺大師建之後有法身和尚者航海
入宋受法於經山無準禪師而還鎌倉執權北條

政宗肖像

時賴為造巨刹以弘禪教。是為開山第一世。至第九十五世陽巖和尚時。仙臺藩祖伊達政宗重建。規模宏壯。壁多名畫。中堂安其肖像。戎衣佩刀。威容可畏。史稱政宗眇一目。果然。自堂及門。子院夾道。左右各六。又有法身窟。廣三丈。穿石壁而設。即法身和尚坐禪處也。出門左曰繫舟灣。右曰觀月崎。崎上有亭曰觀瀾。以豐關白伏水第材造之。余就宿焉。時日落風收。烟靄模糊。漁火數點。出沒洲渚間。亦佳矚也。

十四日。夙興憑欄。旭日升自海嶠。紅潮青螺。點以白帆。夜間所見又一變矣。餐畢欲赴富山。周三借得賴賢碑本。且臨且飲。顧謂余曰。往哉。吾將後發。追及焉。乃與平井生偕。從瑞巖寺前。循海東去。右有五大堂島。相距咫尺。中峙一巖。接以二橋。駢板踈豁。俯瞰深淵。拾步而過。堂不甚大。右眷御島。左顧福島。而經島當面。喚輒可應。崖松倒生。波涵其枝。有人緣木求魚。魚即上鉤。若笑鄰叟不解事者。取舊路右折。經高木驛。行里許。遙見塔尖於木末。即

富山也。坂路嶮巖。五步休。十步息。始屆山門。匾曰大仰禪寺。老僧迎入中堂。堂在山頂。三面臨海。一望渺然。積翠浮空。昨日所見。瞭如指掌。即未見者。亦皆呈竒競秀。向之巖葉入雲者。變為培塿。向之平遠連水者。變為灣曲。聚者散而疎者密。大者小而遠者近。去者來。走者止。伏者起。隱者見。潮汐吞吐。雲霞掩映。猶撒百千珠玉於大琉璃盤。宛轉陸離。唾手欲拾。目眩神恍。不知所擇。余絕叫曰。竒哉。松島之觀。其盡於此乎。老僧曰。未也。內海弓形。南

曰舟子曰老僧
皆駕空而來

北六里。東西半之。蛇岬蜿蜒。走入海中。斜與磯崎對。而此在其背。眼界或有所局。彼大高森嶺者。位占中央。若能登臨。則一渚一洲。內無遁形。外望大洋。洵竒觀也。余意動。直欲一葦航之。則又曰。未也。觀盡內外。無以窮變化。宜於晴者。不必宜於雨。宜於月者。不必宜於雪。炎之於舟。涼之於樓。隨時異宜。公果欲窮變化。盍圓其顛。緇其衣。朝於斯。夕於斯。起於斯。卧於斯。水石之與居。麋鹿之與游。嗚呼。老僧警予矣。夫奉公者。不當殉私。余也。身在宦途。

不能絕情山水。乞假兩日。探勝一方。不亦太幸乎。乃得隴望蜀。更欲觀內外窮變化。是溺也。殉私也。古人曰。大溺者必有大忍。遂割愛而去。抵小泉村。小憩。待周三不至。村路兩歧。右細左大。而由細者。山徑歛仄。山盡有村。曰竹谷。茅茨數十。業兼耕牧。聞封建時。課民畜馬。撲買占利。今廢其制。利澤歸下。頓致蕃息。涉小川。蘆葦茫茫。左浴品井沼。沼大可五里。多產鯉鯽。方言湖泖謂之沼。沼北半里。爲鹿島臺。方言邱陵謂之臺。臺北二里。爲松山。文治

之役。源右將經松山。至粟原郡。見東鑑。此地古爲官道。舊仙臺藩老茂庭氏所居。藩廢士散。邑里蕭條。然登高四望。目力所及。率皆稻田。海內多產米穀。特推是邦。亦足以見一斑矣。鳴瀨川發自荒神山。東流二十五里。逕松山北。至野蒜港入海。兩餘暴漲。水勢尤悍。招舟子。人涉卽否。沿堤西行。遇老幼拜。車駕而還。問以前程。則曰。六里強。余驚其太遠。蓋土俗以三百六十步爲小路。一里小路六里。爲大路。一里大路卽官程也。昏黑過三本

木驛。多田緒絕二川泛溢。平地水深二三尺。

鑿輿航渡。揭者厲者。據人肩者。車騎雜沓。炬火照道。余亦追及。偕入古川驛。初二川暴漲之報。達仙臺。有司奏請駐蹕。待水退。上不可曰。前路供頓。刻期措辦。一日行期。百事齟齬。其煩民也大矣。朕不憚沾濡。汝輩亦勿辭艱楚。於是騎馬啓行。歷七北田。富谷。吉岡諸驛。十一里。程至此。衆庶迎駕。歡呼載塗。是夜以郡署充行宮。余退就館。則周三在焉。蓋涉鳴瀨川。取捷徑也。

十五日。發古川驛。驛夾緒絕川。北帶荒雄川。舟路右通。鳴瀨川。左達來神川。隣郡貿遷之會。特致繁昌。驛外有節婦鈴水氏墓。婦名阿辰。其父為迎贅夫。夫罹惡疾。欲逐之。婦泣諫。分爨而居。乃故鑿廩壁。遺米路上。誣告以盜。婦欲白夫冤。懼父見刑。遂伏刃死。官旌表其孝貞。為釋父罪。事在正保四年。過荒谷。青草平敷。曰長者原。土人放馬數百匹游牧。高清水驛。舊仙臺藩老石。母田氏采邑。

節婦碑仙臺大
根換樵載奇文
似賞

行宮掛 嵯峨帝御書愛宕山三大字相傳石
母田氏之先有戰功其主政宗賞以此書為背旗
子孫寶藏裝為掛幅按 帝嗜翰墨今奈良正
倉院所傳行書七律世人爭賞焉余嘗拜觀秘閣
所藏艸字橫卷神運遒勁逼晉唐此摸其形蓋填
墨耳北行二里岡阜起伏涉小流三登力石坂地
崇野曠望荒雄須金粟駒諸山於西北而東南雲
烟縹緲登米桃生二郡在眼中坂上設
小次臨憩良久踰三坂曰太鼓曰足清水曰町頭

伊豆沼語言不通

晡時次築館驛古川以北俗漸陋館供盛膳皆不
適口是夕食鯉魚美問其所產曰伊豆沼語言不
通代舌以筆一坐噴飯
十六日卯後 啓行未刻入巖手縣界暑甚土人
列榻樹陰供清泉會驟雨亦至衆蘓息申前次盤
井驛驛帶磐井川東南望室根機織諸山田野闢
戶口稠天喜之役 王師構三關此以其為第
一曰一關近世田村氏治焉藩廢改今名士女拜
儀衛者遠邇來集填溢街衢是日行程七里餘多

山路其田腴其民樸其物產米穀馬匹生絲蚊蠅
蘭席菅笠其村曰富野曰姉齒曰津久毛曰末野
曰有馬曰真柴其驛曰宮野曰澤邊曰金成曰有
壁其坂曰二階曰夜盜曰觀音曰十萬曰長田曰
館下曰大澤田曰祈禱曰新大町其川曰一迫曰
二迫曰三迫曰夏川曰中江曰有壁曰刈田大抵
發自西北山谷東流入來神川其古跡曰營岡八
幡祠寬治中源奧州報賽寄祀田納甲冑刀箭陸
奧話記所謂將軍以兵三千會清原武則於營岡

者是也曰妙齒松見伊勢物語今枯矣曰三迫莊
藤原泰衡出師拒鎌倉兵處曰津久毛橋源右將
過此梶原景時賦俳歌並見東鑑而其曰燒炭藤
太墓曰鬼死骸邨俚傳妄誕不足取焉晚左大臣
至自野蒜港具奏其狀野蒜屬牡鹿郡距宮城縣
治十餘里南臨大平洋北帶鳴瀨川西隔椿峽與
宮戶島相對山埠圍繞尤宜泊船舶先是三陸漕
運由石卷然其地在來神川之下流沙淤堆積潮
水激怒航路險惡動輒致覆沒故內務卿大久保

利通嘗憂之。欲築埔頭於此。使土木局長石井省一郎與治水工師蘭人普諳獨兒氏檢察地形。百方計畫。會西南亂起。事寢。而卿亦即世。居二年。官募起業公債於富民。分其金五十四萬餘圓充經費。大興工役。開市街。建倉廩。設工廠及繫船場。場外沈固投石築二塘。斗出海中。東西相距三百町。長各百七十三間。以防風濤。便帆檣來往。市背鑿渠百餘間。以殺鳴瀨川水勢。使其吐沙勿至繫船場。名曰新鳴瀨川。又鑿運河。起蛇田至濱市。以引

因今土脈也

叙事簡勁直
逼魏

來神川水。與新鳴瀨川會長三里三町。廣九丈二尺。源頭設閘。畜泄隨宜。兩涯築堤。坦路通車馬。堤脚伏樋。開溝澮。資灌溉。荒蕪化為良田者數百町。河渠架六橋。長者四百餘尺。短者九十尺。皆積磚為基礎。是役雖未告竣。水陸運輸既已見其效。云。縣令島維精。大書記官岡部綱紀。郡長大久保親彥等來訪。維精字信叔。北豐人。嘗與余游學江戶。為莫逆交。中興擢用。閱歷諸職。至今官。尤有治績。縣令為余說五串溪之勝。曰土人修路。望

幸以前程違期不許。子盍一游焉。親彥指示地圖。請為先導。余大喜。夜謁二品親王。勸枉駕。亦從民志也。

十七日晨與川邨正平造親王館。從者束裝。而親彥等在門先。躡早發。渡磐井川。橋長二百四十尺。康平之役。源鎮將作長蛇陣。敗賊逐北。至磐井川。即此也。山目驛。北望蘭梅山。有配志和神社。見延喜神名帳。左折取路田間。車不方軌。邨民推輓。食頃抵五串溪。即磐井川之上流。其源出須川嶽。

如遊覽親華殿
瀑之景何等奇觀

聚眾澗東注。漸東漸大。至此忽為一峽。所蹙雷轟電激。力擘堅石。懸為瀑布。碎為跳珠。散為飛雨。匯為深潭。盤旋洄狀。與崖曲折。兩崖欹嵌。雜樹與怪巖相彌縫。其聳起處。架以飛橋。下流有盤石。大可坐數十人。清泉淙淙。小石錯落。親王顧召余移榻。望瀑橋外。乃白曰。瀑兩層。上者二龍爭雄。稱雄瀧。下者雌伏。合為一派。稱雌瀧。方言。飛泉謂之瀧。其字龍在水傍。潛龍也。此景奇絕。世莫之知。今殿下降臨。則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從此東陬添一勝。

區矣。親王微笑稱善。與起蛙躍踏小石。攀南崖有碑。故掛川藩儒員松崎復撰文。白河城主源定信題額。幕府內史源弘賢書記架橋始末。曰是溪自源至委。凡六七十里。下與來神川合。峽險湍急。不可以舟。居民來往。迂路病涉。文化中。郡吏大槻汝弼與佐藤時茂相議起工。兩崖鑿孔。納大木為梁。架桷駢板。翼以欄楯。長二十餘弓。出水一足有半。下無隻柱。以利暴漲。目為天工橋。文化距今七十年。其人既亡。其名與橋不朽。文章之不可已如此。

又如觀是山看背溪

橋上觀瀑。近在數十步內。日光與樹影映射。玲瓏如水晶簾。橋下水澄徹底。小鮮游泳。可指而數。渡橋親彥率生徒。迎入鄉校。進茶菓。因說地方情狀。娓娓可聽。蓋本邨二百餘戶。男女一千三百餘口。其土黑墳。其田中下。溯溪八里。達秋田縣界。山中民販薪炭。運以牛馬。三冬積雪。每艱行路。今欲闢荒殖產。經費無所出。其所以請親王枉顧者。非獨誇示勝景。并欲其察民瘼。噫。亦勤矣。用心之厚。不在夫架橋者之下也。由原路。憩赤菽邨校。北行一

里平泉與衣關接。昔者六郡酋長安倍賴時反據此地。賴時亡。外孫藤原清衡復領六郡。自江刺來移。專制與羽二州。擁兵馬十七萬。傳業三世。殆經百年。土人至今尚說舊事。史稱基衡建毛越寺。其稱金堂者。紫檀赤木。飾以金銀。命良工運慶。作丈六藥師。十二神將像。酬以黃金百兩。鷲羽百尾。水豹皮六十餘枚。駿馬五十匹。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信夫毛地。搨千端。白布三千端。及生絹三船。練絹三船。又泰衡亡時。自火城郭。獨西南隅

一庫不焚。金銀珠玉。錦綺器玩。充溢其內。則其富且侈可想矣。清衡基衡所居。稱柳御所。秀衡所居。稱加羅樂御所。遺址墾爲隴畝。在高館東南。高館又名判官臺。源廷尉自殺處。所謂衣川館是也。一邱臨水。衣川與來神川會。東對東稻山。安倍氏盛時。遍地植櫻。因呼櫻川。邱上小祠。祀廷尉。天和三年建。其上梁文云。以平等心爲基址。靈廟新成。輪奐美俎。豆來神川。漣漪。簾簾高館。城蒼翠。筆墨雖陋。足以見地形。下邱道左有毛越寺遺址。伽藍皆

廢獨存子院金鷄山一培塿耳童謠云朝日輝兮
夕日輝金一億兮漆萬杯相傳基衡造雌雄金鷄
與黃金一億埋之山下錮以漆萬杯貽厥孫謀非
不周且密曾不兩世忽諸不祀黃金果可恃乎哉
或以泰衡違父命為失策不知違固亡不違亦亡
也彼廷尉者身居京畿挾王命討謙倉衆心
不附來為寓公乃以一隅抗天下大兵余見其與
賴時父子同轍耳中原爭鹿袖手傍觀天命有歸
不能為竇融則秀衡未死禍機已兆區區豚犬安

足道焉金鷄西北曰關山有中尊寺焉

仁明帝時慈覺大師開基清衡重建堂塔四十僧
房三百建武回祿後經變亂僅存十八院而當時
遺物尚多云日午天熱步登自觀月坂僧徒迎入
一院壁掛書畫案陳寶器廷尉及辨慶像筆不甚
工笈二龜井六郎片岡八郎佯為修驗者從廷尉
時所用各三層六扇高三尺一彫竹鶴山茶一彫
薔薇花並精妙筆管一秀衡物髹質描金其美可
愛馬鞍一安倍貞任物前輪刻手形手形源義平

所勅見平治物語恐非古制寶塔曼多羅十幅藏以二龕龕內金外漆高七尺餘橫二尺五寸每幅長五尺五寸橫二尺紺紙以金泥蠅頭細書最勝王經作塔形四邊圍畫經意五彩粲然筆法圓勁洵為逸品天治三年供養願文右京大夫藤原敦光所草原書亡鎮守府將軍源顯家重寫之其人忠其筆美反愈於原書他如獨鈷如意藕絲袈裟道風書牧溪金岡畫玉石混淆姑記余目所注覽畢訪金色堂又名光堂外圍用板覆以複屋內設

木壇上列佛像皆名工運慶作下藏三棺中清衡左基衡右秀衡相傳寬永中有司發棺檢之基衡秀衡尸各白襦錦袍填以硃沙清衡遍身塗漆裹以白綾納劍一口及鎮守府將軍印清衡任鎮將玉海盛衰記尊卑分脈所不載或可以補史闕堂廣方一丈八尺崇視廣加一尺柱壁椽栿塗以金泥七寶莊嚴今剝落尚見螺鈿光堂之名不虛也藏經堂在光堂西度閣八置一切經三部其紺紙金銀間行書者清衡聚能書僧閱八歲功成紺紙

擁忙皮及糜弊也
鐘受擊處周禮冬
官考工記見氏于
上之擁謂之陸

金書者基衡造黃紙宋版者秀衡所納凡函皆髹螺鈿題篇名天正中豐臣秀次東征過此借數十函去每部殘闕獨宋版尚存十九函鐘樓在光堂東鐘崇四尺一寸口徑二尺三寸厚三寸康永二年七月金色院僧賴榮造歷歲五百餘而其色太古銘文磨滅于上之擁成凹字形殆如千年外物過大日堂循天姥池詣白山祠是為絕頂倚柱四顧山河形勢歷歷在目親王召僧指問達谷窟枇杷柵所在余與正平論前九後三之戰畧且論且

惟斯乃成山田之功
不讓唐裴度

步不覺下山渡衣川橋西有高日王山懸泉七丈名曰衣瀑即川源所發其神所謂膽澤七社之一也寬文中川北邨民憂旱魃欲引流灌田父老謂此必犯神怒衆懼而不敢黑石鄉有山田次右者奮曰民神之主也神而作祟我獨任之乃開溝洫通灌溉連歲豐熟瘠土化為良田而身亦以壽終後世建碑紀其功德彼造堂塔四十僧房三百者或有愧焉踰德澤坂頓前澤驛聞車駕已過焉驅車二里抵水澤驛舊仙臺藩老伊達將監采

邑居民數百戶。驛口有邱。宜登眺。四面平野。西望駒形嶺。東北隔川。翠巒起伏。布帆掩映。邨落相接。俯瞰市街。男女拜。幸。絡繹如織。南郊奏烟火。技光達。行在所。會驟雨。親王以下各就其館。及夜。乞書者羣至。中尊寺僧良徵。搨康永鐘銘來贈。

十八日。朝霧四塞。啓

蹕輒霽。一路坦夷。彌望水田。瞻澤川。發自三國山。合小出黑澤諸水。與來神川會。南涯曰宇佐邨。有鎮守府八幡祠。東鑑。文治

五年九月。抵鎮守府。奉幣八幡宮。卽此也。蓋古者蝦夷叛亂。設鎮守府於多賀城。玉造以北。視爲化外。桓武帝捷伐拓境。延曆二十一年。始城於此。嵯峨帝時移府焉。乃日本史兵志。以移爲創。獨據建武記。弘仁三年。始建之文。不參考職原抄。拾芥鈔。恐不免掛漏。抑多賀創建。或爲神龜二年。或爲天平五年。未知孰是。徵之類聚三代格。天平寶字三年。乾政官符。天長五年。太政官符。其在寶龜以前無疑矣。或謂府址在昨所經古城邨。今

陸奥紀略 卷一
察地形。此愈於彼。恐不然也。渡川。踰三浪坂。則金
崎驛。從此以北。田野漸狹。連嶧對峙。路多高低。相
去邨與鬼柳。隔一墩。舊仙臺盛岡封界。今毀墩合
為一邑。和賀河在邑北。出自和賀嶺。東南流。與來
神川合。日本紀略。弘仁二年。陸奧國置和賀稗縫
斯波三郡。東鑑與伊澤江刺巖手并稱為奧六郡。
稗縫作稗枝。斯波作志波。今伊澤作膽澤。稗枝作
稗貫。志波作紫波。河北曰黑澤尻。歧路左距秋田
縣界十七里。層山復嶺。嶮岨無比。兩縣協議。捐貲

開鑿。去歲起徒。未竣功。二里渡豐澤川。次花卷驛。
土人獻蠶連及蔬菜數種。賚以金幣。本驛舊名烏
谷多戶口。饒物貨。東有城墟。按南部鄉邨志。安倍
賴時領奧六郡。使二郎貞任居廚河。三郎宗任居
烏海。五郎正任居黑澤尻。八郎行任居白鳥。此以
其中央自居之。一旦作亂。進據衣川。及其軍敗。宜
退守巢窟。而陸奧話記曰。賴時中流矢還烏海。死。
貞任敗保烏海。尋保廚河。烏海當作烏谷。今徵之
地理。烏海在衣川東數里。距廚河太遠。其說或似

有據。天正中。淺野長政征九戶氏還。南部信直送到於此。長政巡覽城池。從容問曰。守將誰膺其選。信直未答。僉曰。主馬哉。乃命居之。授邑八千石。主馬卽北秀愛。以驍勇著。此雖與話記不相涉。亦可證其為要地。夜名須川。良平以門人數輩來訪。談經史。良平本郡川口邨人。

十九日。涉瀨川。踰宮目坂。四野開豁。秔稻如雲。間有蘭田。蕎麥圃。邨女列機織。蘭席。頓石鳥屋驛。頒賜河漏麪。味甚美。蓋土產也。離驛少婦數十。紺衣紅襟。

高歌春麥。其曲雖鄙。亦太平之音也。哉。涉彦部河。路左小泖。曰五郎沼。有比爪五郎墳。文治之役。泰衡族人俊衡。與弟五郎季衡。火比爪館。北走廚河。既而出降。以俊衡年老歸佛。許留茲土。以五郎去。見東鑑。今五郎有墳。不載其赦歸。蓋闕文耳。郡山驛與日詰驛接。日詰比爪。邦音相通。驛東崇邱。枕來神川。有古城址。日本後記。弘仁二年。征夷將軍文室綿麻呂奏。志波城近于河濱。屢被水害。宜遷置便地。卽是。而俊衡兄弟所居。亦不外此也。北去

十町有源右將營跡曰陣岡以天熱僕痛不造見
焉從此以往直道如矢行松並立田土肥美左望
南昌嶺右顧多多良山渡明治橋駐蹕巖手
縣治縣治即舊盛岡藩主南部利剛所居利剛系
出自甲斐守源義光義光五世孫光行為甲斐南
部地頭職因氏焉文治之役以功封陸奥糠部五
郡居三戶城十三傳至守行叙從四位下守行十
四世孫信直城於此自三戶來移領和賀以北十
郡子孫襲業以至利剛有罪削封其子利恭復為

本藩知事既而廢藩置縣管閑伊和賀稗貫紫波
巖手九戶六郡尋改稱巖手縣并管膽澤江刺磐
井二戶氣仙五郡此地距海二十七里其至宮古
港山隔谷阻棧道崎嶇三冬積雪人馬絕跡近歲
鑿開更通大路來神川發自御堂山繞治西與中
津河會南流五十三里合丹藤滴石以下九十餘
水至牡鹿郡界歧為兩派右注石卷港左注尾崎
濱旁郡舟運莫不由焉自發古川驛行程數日與
川離合此其上游水勢尤悍往時連舟四十八隻

為浮梁每隻排板八枚繫以鐵鎖沿岸百六十六
 邨民歲納米三百九十三石六斗五升四合以充
 費用然大雨暴漲斷鎖失舟來往阻滯眾病其非
 便乃設方集貨架板橋長四百九十八尺廣二十
 四尺左右施欄楯塗以青漆癸酉起工翌年告竣
 所謂明治橋是也於是水陸四達百貨流通凡街
 衢六十餘人家四千七百六十戶男女二萬千三
 百七十口繁庶亞仙臺而富商大賈或多於彼云
 夜島縣令來訪乞書者踵至

僅數言風致可掬

二十日駐蹕盛岡行宮即士族菊池金吾
 家結構輪奐庭築假山樹石相倚泉迸自石罅瀄
 為曲水架以小橋紅鯉游泳見人不驚傍有古松
 鐵幹輪囷綠陰遮日 上愛撫賜名見馴松西
 四辻侍從詠國雅因傳旨召余作記已刻
 勅左大臣代巡仙臺裁判所支廳二品親王偕臨
 大隈參議金井大書記官太田侍從與余隨之凡
 勅奏官奉命往臨官署若學校會社等謂之
 巡視 車駕當臨而不臨使皇族大臣代

臨謂之代巡。代巡例具鹵簿。巡視則否。於是左大臣乘輿駕四馬。騎兵執旗左右並進。縣吏率巡役先導發。行宮渡中津河橋。判事音羽安成拜迎門外。巡覽諸局畢。徹鹵簿。更巡視縣廳及學校。病院。勸業場。蓋縣廳以下。往年經親臨。所以不用代巡儀也。款侍從巡視外山牧場。初盛岡藩封土廣大。產良馬。然所謂九牧十二野。今屬青森縣。其盛岡地方。大抵寄養民家。藩制凡民畜牝。官給其牡。所產駒。牝則歸民。牡則納官。二歲而鬻。直

不滿金一兩者付民。其一兩以上。民取一兩。官盡收其餘。積至巨額。每五兩。率予一分於民。名為褒金。一兩抵今一圓。一分即二十五錢。藩廢縣建。改舊制。每駒付民以一圓金。有贏餘。官民折半。已而官收什四。又減為什三。以購洋種。頒給焉。又開牧場於外山。及葉水。茨島。居數歲。規制漸備。舉以付民。為會社。今閱簿冊。闔縣馬合牝牡十一萬餘匹。至牧牛。則土俗初未知其方。官以金二萬餘圓。買牝牡若干頭。付民飼養。其生犢獲利。官收三分。民

取七分。後又頒給洋種。蕃息至一萬九千餘頭之多云。是日鳥縣令上縣治實錄。及警察一覽表。產馬社長上田農夫上賀箋。晚與大隈參議。德大寺宮內卿。杉大輔等。赴宴於縣令第。庭栽異草。壁掛古書。飲膳豐美。各盡歡去。余獨留沐浴。艸見馴松。記文還詣。行宮秦覽。金井大書記官奉旨。書之素練橫幅。以賜金吾。

二十一日卯後啓。蹕觀者塞塗。兒女面皆白皙。水土使然也。離市街。行松夾道。曰上野邨。邨盡則

應前收筆

山。清泉出焉。問其名。則曰黃金水。亦不知何謂也。路險甚。上舍輿而騎。眾徒步隨之。攀長坂。左瞰來神川。對岸八村。總稱廚河鄉。廚河二郎貞任所居。史稱貞任保廚河柵。西北大澤。東南阻川。岸高三丈。上構樓櫓。下樹利刃。王師攻之。又圍嫗戶柵。二柵相距七八町。蓋阻川者。滴石河與來神川會處。嫗戶今日嫗屋敷。有遺址云。過小野松。登頓上下。與川隱見。瘠田茅屋。邨落荒涼。唯有巖手山。與姬神嶽。巍然凌衆山。東西對峙。差強人意而已。

巖手又名巖鷲與姬神及早池峯鼎立號北奧三
鎮夏秋之交州人齋戒登賽往往見靈異相傳巖
手神嘗娶姬神伉儷不諧姬神怨恨臨去山谷震
動抑大地火脈有時發洩山崩地震何可異之有
貞享中巖手山鳴動噴火泥土自山腹潰出溪澗
魚皆反白衆懼為神祟官吏奏請進神階以今視
之神嫁神崇五十步百步而世獨以彼為荒唐何
也尚食於澀民驛地僻物乏羣下晝餐無得而辨
內膳豫備行廚頒給搏飯梅諸抵雪浦古松一株

大四圍高數十丈枝皆下垂呼為雪下松丹藤川
出自姬神嶽麓逕驛北入來神川上流五町有懸
瀑鱒魚湖游跳躍設築捕之晚次沼宮內亦荒驛
也此在森岡北九里土俗尤陋而愈北愈陋蓋上
古蝦夷所窟宅夷言呼藪澤為內今曰沼宮內曰
江川內曰蘆內皆其遺稱大抵山谷細民食稗寢
藁樵蕪耕牧男女同業是日遠近來集拜
幸其婦女短褐著紺窮袴闊步鵠立成大字形言
語侏離非重譯不通嘗讀藩翰譜曰豐臣氏始霸

南部信直欲修職貢。擇部下可使者。進止鄙野。其音發自鼻孔。會有京商來買鷹者。裝為使臣。獻駿馬。竊疑其誕。今信矣。島縣令獻豚肉。頒賜近衛兵士。余就伊東侍醫療目。還過縣令旅館。食鯉羹。鷄炙。僻境得之。美比五侯鯖。

二十二日。早發涉小溪五。皆來神川源也。御堂山磴道百餘級。有觀音堂。堂傍濫泉。稱弓弭水。相傳源鎮將攻安倍良昭時。盛夏士卒苦渴。乃祈觀音。弓弭穿巖泉。輒湧。按陸奧話記。賴義與良昭戰於衣

又博又談從筆
流露而論實心筆

川地方。相去絕遠。其與貞任戰。亦不踰廚河而北。安有駐營於此者乎。大抵邦人作史。依彷彿漢土。弓弭穿泉。見後漢書。火牛敗敵。見戰國策。僧服欺關吏。見晉書。衾中代夫受刃。見列女傳。敵營鞭巡卒。見北史。禱神擲錢卜勝負。見鐵圍叢談。此之於彼。有偶同者。有傳會者。不可以不辨。堂背老杉一株。大五人圍。古釜一。洪鐘一。皆七八百年外物云。登坂數層。地崇原曠。淡黃淺碧。秋草競妍。四邊連山。俯瞰其頂。而岩巖凌雲。並立西方者。曰小繫嶽。曰

七時雨山北行二里疎林荒圃間見人家急下峻坂頓小繫驛內膳傳餐如昨日餐畢涉圯橋山徑蜿蜒一登一降谷旋坂轉左傍崖崿右見灌木脚底千尋奔瀨北注卽小繫河也踰險得邨曰小鳥谷茅茨散處山谷男植漆製蠟女業蠶織閱享保中稅冊闔境漆木凡二十萬三千八百株每株納稅銅錢七文而不算桑樹蓋蠶織業起於近世也北去里許隔水荒邨曰小森曰川又曰堂池曰冬部茅屋參差見於樹杪而冬部山谷深阻產細辛

辰沙舊有金礦元祿中採掘穿地深百十六尋獲金多寡與起廢年月並不可知未刻抵白子坂時炎熱九十二度馬瘖僕痛邨民汲溪流數甬來供爭飲立盡則曰公等幸不以三冬過焉此地酷寒三月草茁五月梅開十月以後積雪十餘丈行旅往往墮指衆笑而不信過高善寺邨次一戶驛人家二百餘分爲六坊馬淵川貫注其間東合小繫河東流十餘里至八戶入海土人巧製竹器夜買數種作家書託商船寄之

二十三日微陰出驛半里渡越田橋攀峻坂抵波打嶺。古歌所謂波濤越末松山者此也。左右連山澗底喬松矗立成林。間有三鬣者。路傍石壁往往見螺殼。說者謂此山古在海濱。螺殼風波所吹送。不知古歌男女相誓。舉人世必無之事。其意與童叟帶礪無異。蓋大塊變化。水陸易地。大抵在渾沌未判之前。徵諸洋籍。天竺有山高一萬八千四百尺。螺蚌碎粉與泥沙凝結。此種殭石。其質成於水底。形為層累。地學家目為水層石。又以其有生物之

跡。曰跡層。而跡層有鹹水淡水之別。鹹者舊海淡水者舊江湖。其間所生螺蚌。雙殼軟肉者。一百四十種。生淡水者。其肉兩塊連於殼。生鹹水者。一塊連於殼。獨殼軟肉者若干種。生淡水者。殼光口完。生鹹水者。殼外有粒。口不完。正。今未審螺殼形質。何以能知。茲土舊為海。為江湖乎。或曰。能因坤元儀。並稱末松山。中松山。本松山。今閉伊郡有大松澤。小松澤山。與海相近。則末松山在彼。亦傳會歌詞。不足措辨焉。山巔。小次前陳土產有龜化石。

者形狀宛然。別設一棚，排列土人食料，疎糲糝糠，或製木實草根為粉，資使肉食者知民苦。縣吏之用意，可謂至矣。降山則福岡驛，列肆四百，左浴馬淵川，東望爪折嶽，而重巘東筍，南接波打嶺，巖邑也。天正十九年，九戶政實據險作亂，南部信直力不能制，告急豐臣氏，乃遣兵來攻，數月不拔，使僧薩天說降。政實意動，弟實親諫曰：「彼嘗誘殺北條氏政，覆轍可鑑。況勝敗在天，嬰城戰死，不傷我武，豈不愈於面縛受辱萬萬乎？」不聽，出降見殺。是役也。

信直陣九日町，蒲生氏鄉陣村松，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井伊直政陣西八幡，秋田實季，津輕為信陣穴牛，而政實城在驛東，攻守得失，可按地而論。恨官程急遽，不得一一巡覽也。經堀野，渡長瀨橋，則川流轉在路右，過金田市，頓釜澤，巖手縣界盡於此。渡蟹澤地橋，入青森縣，峻坂九折，螺旋而登，停駕坂頂，俯瞰原路，長川滾滾，從坂下東走，不見所終。舌崎兩崎諸邨，近在目下，仰瞻名久井嶽於雲表，洵絕景也。降板澤竹林二坂，次三戶驛，戶口倍

從福岡熊原河貫注驛中與馬淵川合斷崖削立
喬木刺天有南部氏城址近歲建祠祀南部光行
號糠部神社驛東大向邨民佐藤春松就縣吏請
秦覽長慶帝陵石及系譜一卷石橢圓長一
尺五寸廣七寸刻帝諱系譜載其臣七人姓
名官職且曰帝弟明尊為僧建寺邨內住谷
而居焉建德二年帝讓位潛行與武士七人
來投弘和二年三月六日崩留御製歌二首其陵
曰有末光塚七家子孫今尚存而傳遺物春松即

其一也按帝即位史無明文續本朝通鑑引
應安畧記日本史引高野願文古本帝王系圖而
塙檢校據新葉集序南帝三世一語駁之巡狩錄
南山史殘櫻記皆主其說學者分袒聚訟為一疑
案況號為陵墓者于丹生于多氣于安居于波岡
于紙漉村于丹波山中地勢懸隔崩殂歲月亦不
符合余讀當時實錄看聞御記吉田日記大乘院
記荒曆愚管記諸書竊有所考以事係皇統未敢
臆斷今覽系譜曰議事方曰軍事方當時恐無此

職名。至御製二首。則鄙俚下調。視之新葉集。相距不啻霄壤。然此非春松輩所能辨。特可與識者道耳。夜小川涉來訪。亦說。長慶帝遺跡。涉舊會

津藩士。今寓青森。為新聞社主。

二十四日。渡熊原河。橋長百九十二尺。廣十二尺。兩邊敷土。中排木版。設欄楯。南部家傳曰。政行朝京師。時方春矣。叡麓北野鹿鳴累日。天子以為

不祥。傳勅朝野。作歌禳災。政行賦一首進奏。稱旨。即日叙從五位。任遠江守。故事。凡橋欄不得施葱

柱。唯鴨河用之。至是特許此橋設鍍金葱柱。稱黃金橋。政行者信直十五世祖。信直移盛岡時。撤葱柱。用之中津河橋。云離驛青松夾路。路左封土。呼為唐馬墓。享保中。幕府命外商。購求波斯良馬二匹。放之住谷野。游牝以求龍種。已而其一死。埋骨於此。波斯古安息國。邦俗汎稱異域。曰唐。唐馬即波斯馬也。踰府金坂。則小向邨。有信直墓。及其子利直祠焉。猿部河逕其北。而東與馬淵川合。北岸曰門前邨。邨北古城址。光行所築。曰平良崎。一路

沿川人烟斷續。踰大堀平坂。石壁削立。俯臨奔流。隔水曠原。遠連名久井嶽麓。耕牧之盛。可想。劍吉驛。居民百三十餘戶。舊盛岡藩公族大夫北氏居焉。驛外平野。大道如砥。謁斗賀神祠。見古銅鈴。圓體。鰐口。徑一尺二寸。厚三寸餘。款文有正平二十一年三月三日。大檀那明尊大信十七字。明尊或以爲長慶帝弟。今閱皇親系及皇胤紹運錄。日本史皇子傳。並無其人。然正平南朝年號。其二十一年。當北朝貞治五年。是時足利氏秉政。以其

族畠山高國吉良貞家。爲陸奧探題。南部氏以下無不服從。乃不奉其正朔。蓋亦南朝遺臣也。經苦米地。踰松長根。渡馬淵川。吏民艤樓船以待。本郡中學教員率生徒奏雅樂。中流維舟。學童唱頌歌。西涯二邨曰櫛引。曰八幡。東南有八幡祠。光行自甲斐移。祀其太祖義光。子孫重修。更加宏壯。寄祀田千三百石。例祭大射。行流鏑馬儀。封建廢。今存籩羊耳根城者。八戶氏遺跡。蓋八戶氏之先。曰實長。卽光行次子。居甲斐。領波木井。御牧。飯野三莊。

稱波木井氏。四世孫師行。延元三年。從鎮守府將軍北畠顯家西上。戰死於安倍野。五世政長。六世信政。七世信光。八世政光。並仕南朝。及南帝傳神器於北朝。來住此地。更稱八戶氏。十九世直榮。與信直謁豐關白於小田原營。九戶氏之亂。攻敵於櫛引城。拔之。二十三世直義。移閉伊郡遠野。食邑一萬三千石。今三十三世。稱南部專次。家藏南朝綸旨四通。口宣三通。國宣十九通。往年致之盛岡行宮。經御覽。資若干金。遐哉。可謂故家矣。抵

打毬儀

八戶驛。舊盛岡藩別封。南部信順所治。襟海帶川。民物繁庶。以地僻一隅。往年省方不及。今特移蹕。衆庶歡呼迎。幸如歸市。驛口長者山。有新羅神社。士人相集為打毬儀。壘埒百間。倚高南面。設御座。圍以帷幔。司儀者。監勝負者。鼓手。鉦手。書手。皆烏帽素袍。據胡床。童子八人。鮮服排立。高捧彩毬。騎者入場。東西各四人。素袍行膝。頭戴華笠。手執月杖。按轡徐行過。惟宮下。伏鞍作禮。於是童子擲毬於地。則撥鐙急跑。側身揮杖。爭

親見之者恐不能
如此筆言如此奇

隨筆紀程 卷二
拾取之。左騎杖頭挿毬矣。右騎撲墜之。前騎擊毬而走矣。後騎追奪之。寶珠迸空。鉦鼓鏘鏗。蹄攢鬣亂。離合折旋。悉中規矩。勝負已判。童子數十。徒跣拾毬。狂蝶戲花。集禽啄菓。蝶去禽散。騎者復更番較技如前。歡情娛樂。衆口喝采。晚次本驛。以小學充行宮。列土產馬匹於庭。使侍臣相其駿。駕中學教負渡邊邨男。獻八戶。聞見實錄八卷。賚金若干圓。左大臣二品親王。及大隈參議。西四辻侍從。巡視鮫港。還奏其狀。港在驛東二里。岡巒

彎環。東北面大洋。隔水一町有蕪島。土人相議欲築塘接島。禦風潮暴溢。以便泊舟。方起徒從事。未至竣功云。舊藩士中里壽雄嘗游余門。是夕來訪。乞揮毫。
二十五日。朝發。降大橋坂。渡馬淵川。小雨氣涼。人健馬壯。過根岸邨。右旋登七崎坂。天霽雲開。彌望曠野。鳥谷部山。獨立於數里外。滄波浩渺。一碧萬里。自發松島。陸行十日。始觀大海。殊覺爽快。行里餘。踰大渡坂。則五戶驛。列肆夾道。中通一水。曰市川。

文化五年。會津兵北征過此。巨鯨逆流而上。徒手捕七十三。其距海不遠可知。北去曰傳法寺。曰藤島。並小驛也。驛外六戶河。又名相坂河。出自十和田山。東流十六里入海。九十月之交。多產鱒鮭。間山中太湖瀉為瀑布。欲往探其奇。以日暮途遠止。河舊航渡。往年東巡新架板橋。長三百十二尺。名曰御幸橋。按御幸。行幸。六國史無義例。然中古以還。天子曰行幸。上皇曰御幸。見西宮記。而拾遺集曰。亭子院御幸大井。又有行幸。則此當

稱行幸橋。過橋下雄猿坂。次三本木驛。五戶以北。田瘠土狹。間有平地。山巒圍繞。眼界甚縮。至此大道坦夷。四顧空闊。左望戶來奧瀨諸山。岿嶺入雲。右則曠原漠漠。青草連天。茲地多風。秋冬暴飈。倒樹捲屋。距今數十年。人烟僅六戶。盛岡藩吏有下田物集女者。多植松栗雜樹以防風。樹輒僵枯。隨枯隨植。遂成茂林。農夫來住者四十戶。安政中。新渡部常澄與宮良助等百二十餘人。釀金關田。先講水利。欲引六戶河上流資灌溉。大石盤踞。乃鑿

寶方五尺。深一丈。從地底旁通二千八百九十間。接以長渠。四千三百餘間。廣六間。深一丈。間有及一丈七八尺者。迂餘曲折達於此。名曰稻生河。已而畎澮縱橫。芟蕪闢荒。移民歲加。漸成聚落。慶應元年丈量。凡墾田九百七十餘石。近歲編審。農商三百六十五戶。男女千八百七十五口。常澄沒子三木人。能繼父業。是日以其家充行宮。賜三木人及其徒十二人。金若干圓。巖手縣士原祐知。大光寺悅翁等。亦闢荒於藤島驛西。謀引六戶河。

曹韓不能竟者
今寫得如此何
等文字等

馬八天覽

水灌田。現起工役。左大臣與大隈參議北條侍從等奉旨巡視。賚金獎之。晚縣令山田秀典上縣治一覽表。及管內地圖。

二十六日。晨涉稻生河。榛栗林立。中開坦路。抵洗馬坂。坳野曠濶。秋芳曝錦。驕皇駢駢。燦然成羣。牧人又牽龍種數百匹來供。御覽嘶者。寢者。訛者。飲者。秣者。痒摩樹者。怒相齧。踉者。殊狀異態。曹韓妙筆亦恐不能悉貌。抑嘗考延喜式。古者置御牧於甲信毛武。又歲徵馬匹於駿遠常總讚豫防長。

諸國顧不及此。豈非以蝦夷所居羈縻治之耶。而今則四海一家。翠華所過。遐陬僻境。爭貢神駿。可以見德化之隆矣。七戶驛。居民四百五十餘戶。舊盛岡侯別封。南部雄麻呂所治。前途多坂。皇上騎行。衆下車徒步。過壺川。則壺驛。西曰壺山。有千曳神祠。余往訪焉。古木陰森。堂宇傾圮。相傳古歌所謂壺碑。埋於祠下。往年官命土人發掘。無所得。然徵之歌旨與地名。碑石所在。蓋不外此。先輩或以多賀城碑為壺碑。謬矣。驛北曰坪二坂。又

北曰柳平一坂。東南望小川原沼。周圍十餘里。側有谷地頭牧牛場。廣二千三百九十町。前十年舊會津藩士廣澤安任所開。畜牝牡內外諸種。凡百九十八頭。益致蕃息。近境牧場曰淋代。曰雲雀。曰表館。曰大室。曰母衣川。亦各畜二三百頭。而安任實為首倡。安任少壯。寓昌平。黌力學能文。與余相識。一旦遇國難。不屈節求仕。破笠短褐。與牧豎伍。忍人情所難。忍洵奇男子也。登板橋坂。設小次。俯瞰內海。水光山色。景致如畫。俄而驟雨傾

盆馳下峻坂。渡溪橋。次野邊地驛。人家八百。連簷傍海。驛內常光寺有御馬碑。其文與書成於

友人長茨手。馬名花鳥。米國所獻。往年從

幸病斃埋於此。凡死王事者。春秋加爵二等。此馬之得榮典。不亦宜乎。是夕仁禮海軍少將服部少佐小森澤大書記官等自青森來謁。

二十七日。渡清水目川。過馬門邨。右有墳塋。戊辰之亂。弘前兵攻野邊地。不克。死者二十七人。葬於此。涉土場川。封建時。弘前盛岡國境之所分焉。一路

淺妻溫泉

循海。沙明松綠。漁家農舍。錯雜成邨。憩於堀切。尚食於小湊驛。東去三里。岡陵起伏。踰鍵掛坂。則淺蟲有溫泉出焉。曰椿湯。曰大湯。曰大湧湯。曰五郎兵衛湯。曰裸湯。曰柳湯。曰目湯。曰鶴湯。冷熱不均。大約抵華氏寒暑表百六十餘度。伏筧引泉。浴場十八。逆旅數戶。地勢負山面海。三嶼鼎峙。呼輒可。巖橫亘。曰唐昧崎。昔者大川兼任所據。東鑑謂之多字末井棧。近世鑿削通車馬。至野內邨。倚高北

望晴波浴日。風帆掩映。遙見渡鳥於雲表。亦偉觀也。降一坂。田疇平敷。左瞻連山。衆水自山麓來注。入海。曰熊野川。曰清水川。曰沼川。曰掘切川。曰赤川。過浪打橋。大道一髮。達青森縣治。軍艦聲礮。二十一。海陸兵結隊迎。蹕以蓮心寺為行宮。茲土古為漁場。分四區。曰烏頭。曰安方。曰隄。曰多聞。天寬永中。弘前侯信牧蠲賦稅。開埔頭。商賈四集。船舶輻輳。今街衢十九。列肆二千七百餘戶。有縣廳。軍營。學校。病院。警察。郵便諸署。為北方

一都會。晚須藤寬吾。川田秀穗等來訪。乞書者踵至。

隨鑾紀程卷二

張寶善山田表錄

庚寅六月十日再閱

